



杜倫大學東方博物館所收藏的西藏繪畫作品。



# 英國杜倫大學 東方博物館

The Oriental Museum,  
University of Durham

曾肅良 Su-liang TSENG

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研究所助理教授



杜倫大學東方博物館的館徽是以中國龍紋來呈現。

杜倫 (Durham) 是英國著名的大學城，位於英格蘭北方，境內風景優美，古蹟林立，是典型的歷史古城，其中最著名的，就屬那座被認為是歐洲最精美的建築之一的羅馬大教堂，當車子開入杜倫地區，從遠處就可以看到它聳立在蜿蜒的威爾河畔 (River Wear)。

杜倫大學 (University of Durham) 是英格蘭僅次於牛津與劍橋大學的古老大學，它創校於一八三二年，在學術排名上遠近馳名，是英國排名前十名的優良大學。古老建築散佈在此座小城，當遊客漫步在古老的石版路與斑駁的石牆之間，一股濃濃地、雅靜悠遠的人文情懷，油然而生。

杜倫大學在人文科學方面的研究是相當知名的，東方研究所 (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) 是其中的佼佼者，它設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，經過數十年的歷史，它現在擁有對於埃及學、中國研究、日本研究與中東研究的師資群。最有特色的是，它與其他著名大學一樣，擁有一座藏品豐富的博物館，回顧它的歷史，此一博物館與東方研究所的教學與發展，緊密地結合在一起。

## 博物館起源於輔助教學的動機

收藏東方文物起始於創所所長賽克教授 (Professor T. W. Thacker) 輔助教學的動機，他受到所內講授中國研究的雷蒙·道森教授 (Raymond Dawson) 的影響與幫助頗多，同時也接受史伯丁先生 (Mr. H. M. Splading) 在財務上的支持，相繼為此博物館買進許多東方文物。於一九五〇年大量買進埃及文物，而在往後的幾年也開始購買中國文物及其他遠東國家的重要文物。其中最有名的是哈丁爵士 (Sir Charles Hardinge) 所捐贈的一批中國玉器與印石雕刻的收藏，哈丁爵士從未到過中國，但是卻對中國古玉器情有獨鍾；他一方面持續地蒐集，另一方面則蒐集相關文獻與論文資料，並加以研究，如今這批資料都仍保存在此博物館內。

除此之外，馬爾柯·麥當勞先生 (Mr. Rt. Hon. Malcolm MacDonald) 所蒐集的一批超過四百件的中國瓷器收藏，也大大豐富了此一博物館的收藏規模。馬爾柯·麥當勞是著名的英國外交官，當他在印度、東南亞與遠東地區服務的時候，趁機研究並收藏了當地的許多

# The Oriental Museum,



明代萬曆龍鳳雕漆紅盤的泥金款識。



雕龍白玉杯（13-15世紀作品，高23公分）。



明代萬曆龍鳳雕漆紅盤（直徑23公分）。

## 博物館經營的蕁路藍縷

東方文物博物館就坐落在東方研究所的前面，周圍環繞著綠意盎然的樹木，是一座外觀方正素雅的土黃色磚造建築。由於建築物興建在斜坡上，所以館內以階梯連結成三個開放式樓層的方式做為展示空間，最底層的樓層主要用來展示中國古代陶瓷；第二樓層主要用來展示中國玉器、印石雕刻與其他雜項；第三樓層主要用來展示與東南亞民族學相關的文物、印度雕塑作品與伊斯蘭的金屬器。另外還有三間演講廳，分別用來展示歷史文獻、手稿、埃及文物以及中國傢具。

在一九八二年，在北方地區國家建築商業聯盟（National Federation of Building Trades Employers, Northern Countries Region）的幫助之下，東方博物館藉由競圖進行博物館建築設施的更新計畫，主要針對日益興盛的大眾需求，設立一座新的畫廊（Gallery），除此之外，還包括博物館入口的重新整建，博物館內部長廊與餐飲區的設置，以及內部空調系統的整體規劃。因為這一座新畫廊的設置，清理出來博物館內部更多的空間，使博物館有能力將其藏品儘可能地展示出來。

從經營管理來看，此一博物館的營運，並沒有得到卡洛斯特基金會或者當地政府任何的補助，唯有依靠杜倫大學每年所提撥的營運經費來經營，以及應用它現有的門票收入，來作為它有限的典藏基金。另外還有來自國家級機構在經費上的奧援，譬如英國博物館與畫廊委員會（Museums and Galleries Commission）以及維多利亞博物館（The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）有限的的經費支援。除此之外，部分典藏基金亦來自博物館商店出售紀念品、複製品、明信片與書籍等等的盈餘。

文物，使他不僅僅成為一位著名的鑑賞家，同時也是一位收藏家。當他在一九六八年退休之際，博物館特別向大眾募款，購買了他的部分收藏，其後他也捐贈了他所蒐集的東南亞文物給此一博物館做為典藏。

原本所典藏的文物散落在學校各處，甚至在此一東方研究所和它的圖書館在一九五五年在愛爾威特山丘（Elvet Hill）上設立之時，都還沒有一個固定的典藏地點存放，進而有系統地展示它們。幸而得到卡洛斯特基金會（Calouste Gulbenkian Foundation）的贊助，建築了此座博物館，它在一九六〇年開幕，自此，這批文物不只是讓學者及學生參觀，更可以公開展示給一般大眾。



## 博物館的中國文物收藏

隨著西方在一九六〇年代對西藏文化的興趣，博物館也擁有一批西藏繪畫，尤其是所謂的「唐卡藝術」。印度佛教在七世紀到八世紀之間傳入西藏，一直要到十一世紀左右，佛教思想及儀式才真正融入西藏文化裡。西藏的卷軸畫可以追溯到十三世紀早期，它們被發現在絲綢之路以及西藏地區，見證了西藏繪畫與宗教和印度與中國文化的交流。觀察在博物館中所收藏的西藏繪畫，除了呈現出其本來的印度傳統之外，它們還表現出不同於印度的西藏風格，很明顯地，西藏畫師有意地將畫面景深加強，並將所畫的各種神祇加以立體化，而且也加上西藏本地的觀念加以符號化；同時我們還可以發現它們的背景建築物，也因為中國的影響，而有了中原地區建築物的出現。

豐富且具備特色的中國文物收藏一直是此博物館被英國人引以為傲，而且享有國際知名度的主要因素之一，主要來自收藏家哈丁爵士（Sir Charles Hardinge）和其他收藏家的捐贈。而哈丁爵士在一九六八年去世之



17世紀晚期的中國印石雕刻，上刻赤壁賦的故事。

後，所捐贈的一筆資金，也使得博物館可以在當時中國文物的價格尚未大幅飆漲之時，在市場上以相當合理的價格，再次豐富了此一博物館的中國文物的收藏，同時也購買了一批少量的伊斯蘭古代瓷器和金屬器物，在所購進的這批超過三百件的文物當中，就屬一件擁有明朝萬曆年製泥金款識（款識為大明萬曆乙未年製）的紅色雕龍鳳紋飾漆盤最受到矚目。



19世紀中期的中國象牙盒，雕工繁複而細膩。

# The Oriental Museum,



唐代彩繪馬毬陶俑  
(高48.5公分)。

而在哈丁爵士所捐贈文物裡，值得一提的，是一匹大約在晚唐時代所鑄造的鐵馬，一直是此館作為宣傳的代表性文物，中空鑄造的方式，就和當時的唐三彩陶馬並無兩樣。以唐代律法嚴格規定陪葬品的數量與形制來看，它高達三十八公分的高度，代表它的墓主身分，一定是非比尋常。它是哈丁爵士一九二〇年在倫敦所購買，至今仍然沒有發現同樣的器物出現。但是在近幾年的考古報告顯示，在中國大陸廣東地區曾經發現墓葬中類似的鐵鑄器物。學者們認為這件唐馬似乎可以證明，當時唐代文化向南方地區輻射的軌跡。

除了鼻煙壺之外，中國玉器的收藏是哈丁爵士的主力。他在一九四〇年以前，就已經購藏了大量的中國古玉器，並且依據時代先後，做有系統的蒐集，從商代素面玉器開始到明代的立體雕玉器都在展示之列。而其所收藏的印石雕刻，更是質地精緻，雕工細膩。在二十世紀初期，許多收藏家還未注意到此一品類的時候，他已經開始大力蒐求，此一品味在往後的年代裡，逐步開啓了西方收藏家對中國文物的眼界與興趣。

## 具有特色的高古文物

在博物館的收藏裡，一件唐代彩繪陶俑，亦是觀眾的焦點，一匹在奔跑中的馬，四蹄高舉，上面坐著一名穿著胡服、側轉著身子、正在打馬毬的女子，此件文物上的彩繪，仍然保持得相當完整，奔馬的動態與女子的神情，都顯示出當時作者的匠心獨運。而一件唐三彩燭台更是令人矚目，因為目前唯一所發現相同的燭台，是在一九六〇到一九六二年間，發掘自唐代永泰公主墓內的一件，可見此一燭台與唐代皇家陪葬品，有著密切的關聯。



宋代磁州窯白地黑花梅瓶。

宋代瓷器的收藏也不少，一件北宋耀州窯小碟，器身滿佈花葉淺浮雕紋飾，外罩以橄欖綠釉。另一件宋代白地黑花磁州窯也值得一提，器形飽滿，器身以刻劃的手法，做出牡丹花葉紋飾，是一件品相完整的宋代磁州窯器。

還有一件十二葉、寬達六百六十九公分的明朝皇家御用木雕屏風，是來自一九五三年的私人捐贈；上面嵌滿了西王母、仙山等等道教圖案。另外一件清代乾隆年製釉裡紅雙耳瓷瓶，是一件仿十五世紀的傑作，器底有「大清乾隆年製」六字款，從器形與紋飾來看，都深受回教文化的影響。另外有一些象牙雕刻，雕工精細，亦頗具特色。

一件十九世紀前期的華麗大床，高三·〇七公尺，寬達二·〇二公尺，更是引人注目，四周欄板，鏤空雕工華麗，正面欄板更是用象牙嵌飾，很明顯地，是在明式傢俱的簡雅厚重上所發展出來的清代風格。它是博物館於一九八一年直接購於丹特家族，其前人藍斯洛特·丹特（Lancelot Dent）是第一次鴉片戰爭時在廣東經商的英國商人，此床就是由他購自中國，然後於十九世紀中期送返英國。



大清乾隆年製仿明代風格的  
釉裡紅雙耳瓶（高17.8公分）。



## 大學博物館的憧憬

在英國由大學所設立的博物館，像是牛津大學的阿許莫林博物館（The Ashmolean Museum）和劍橋大學的費吉威廉博物館（The Fitzwilliam Museum），都擁有可觀的收藏，特別是中國文物的收藏。它們都歷經一段長時間的累積，透過博物館方面的戮力經營與收藏家無私的奉獻，才能造就今日的收藏規模，所謂「羅馬並非一日造成的」，綜觀杜倫大學東方博物館的東方文物收藏，正說明了博物館與收藏家互動之下的良好成果，反觀台灣的大學設立博物館風潮，正方興未艾，目前已經有超過二十三家的大專院校擁有自己的藝術中心，但是大多數仍以舉辦展覽與社區互動的形式做為主要的功能，個別的特色與風格並未能建立，雖然大學不必然一定要擁有博物館或美術館，有少數的大學藝術中心卻已經開始收藏，希望朝向設置大學博物館的目標前進，但是在硬體與軟體建設未臻水準之前，尤其是藏品的質量，事實上，離所謂的博物館規模仍有一大段的距離。

一方面，博物館的成立需要時間與經費，更需要社會大眾的支持，良好的設備以及與收藏家的良性互動，鼓勵私人捐獻，將是一個具體可行的方向，另外一方面，則需要思考如何建立本身的特點，否則徒然流於地方性的展覽中心，雖然不能抹煞其為藝術家或藝術團體提供了更多的展示機會，但是與各地的文化中心與商業畫廊何異，因此收藏政策所導引出來藝術中心或博物館特色的問題，必須是具備長期性、前瞻性的規劃，值得慎重思考，而不只是一窩蜂地設立大學藝術中心，每年排定各種展覽檔期充數而已。

每每參觀國外的大學博物館或美術館，常常為它們的藏品的豐富而感嘆，而其形成的歷史，更是令人感動，在台灣社會逐步邁向富裕、進步而且開放的同時，衷心期盼台灣社會在有心人士的支持之下，將來會出現具備特色的、一流的大學博物館。■



杜倫大學東方博物館所收藏的中國大床（高3.07公尺，寬2.02公尺）。